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疏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76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七

註疏解經卷第

魏 何晏集解

宋 邢昺疏

卷

學而第一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註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疏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

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

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註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

註

孔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

馬

孔

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孔

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

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

孔

曰以順辭免

陽

貨至仕矣

正義曰此章論

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

貨猶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旣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已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溺興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爲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求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

可使強賢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

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夫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

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

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爲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

則非中人之性

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

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曰言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曰道謂

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

孔曰

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

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

武城魯邑名時子游爲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

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

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渝治小何須用大

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

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聞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焉聞夫子

之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

在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入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是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注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五其爲東周乎

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元公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興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卽左傳公

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爲適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爲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注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瓊璠斂仲梁懷弗與君也子何然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逝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使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一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

國人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

平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疏

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言爲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爲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爲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疏人

佛肸召子欲往註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註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平涅而不縚註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阜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汚五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註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忘其
勞也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佛

肸

至

食○

正

義

不

曰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佛肸爲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縗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黑土可以染阜縗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爲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瓠也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熟六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慚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

言

六

蔽

者

謂

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三

孔

曰

子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三

孔

曰仁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三

孔

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三

孔

曰狂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枉

三

孔

曰狂

妄抵觸人



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

子曰由也文聞六言六蔽矣乎者蔽謂蔽

子

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文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會聞也居吾語文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爲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爲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浩好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剛勇而無義則爲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狷妄也剛者無欲不爲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主

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註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主

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主

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入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主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

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

主

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

呼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以爲此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說其學觀覽知之也可以然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切磋也可以近也詩有亂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近也詩有亂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遠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者爲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向牆也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爲說宜學周南召南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入而不爲則如面正向而立無所觀見也○正義曰云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云

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鶡虞謂之正國風爲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二十五篇謂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子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婦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注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註

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疏

子曰至乎哉。正義曰

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禮樂之本不在玉帛鐘鼓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

註

孔曰荏柔也爲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譽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疏

孔曰爲入如此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疏

子曰色厲而內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爲入如此譬之猶小人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註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

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

註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

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註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

而說之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

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註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疏

子曰鄙夫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

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以此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

憎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爲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註

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註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註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註馬曰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註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註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

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此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

謂忿怒而多拂戾惡理多怒

古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

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曰鄭聲

潘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曰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者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潘聲之哀者惡其潘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也

正色○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駢黃色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刻土土色黃並以所刻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刻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刻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刻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刻水水色黑故駢黃色黃黑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予欲無言者君子訥

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問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爲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爲

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疏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所以令孺悲思之

我問三年之喪期已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二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註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秋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楨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文安乎曰安文安則爲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曰子生於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曰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年之愛乎

孔曰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

喪服爲至親者三年

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

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斯須去

憐恤既沒新穀既升鑽遂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喜三年之喪一期爲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已成鑽木出火謂之餘吉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新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爲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塾室練冠縗緣要經不除今女旣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旣期除喪卽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爲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肯不耳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者孔子又爲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卽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爲甘雖聞樂聲不以爲樂寢苦揷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爲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旣心安則任自爲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論語卷第十一
子曰：「食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
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
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已歟。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櫟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櫛白故秋用之，槐櫟黑故冬用之。○正義曰：禮記云：「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云：「禮記云：」

論語卷第十一
子曰：「食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
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
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爲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爲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爲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爲父母愛已歟。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正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櫟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櫛白故秋用之，槐櫟黑故冬用之。○正義曰：禮記云：「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云：「禮記云：」

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疏子曰至乎

已。正義曰此章癡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爲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烏曾作博圖某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疎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圖而相殺故謂之圖棋圓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爲其飽食終日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文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爲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爲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疏子曰此章抑子

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也。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卽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爲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爲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爲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疏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疏註

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疏註馬曰

室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

疏註孔曰

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已有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許

以爲直者

疏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疏者子貢至直

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

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爲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者室謂窒塞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爲知者微抄也禮母勸說若抄人之意以爲已有之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爲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爲勇若以不順爲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爲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爲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養則惄○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云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良者

子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曰年在不惑而

爲文所惡終無善行

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章言人年

四十猶爲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爲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